

霜白柿红冬伊始



季节更迭的信使，也是滋润心灵的甘泉，以其清冷纯净映衬深邃的冬日，让我在清寒之中觅得一份可贵的淡泊。而那满山的柿红，则如同寒日里的一抹炽热火焰，以其热烈奔放，温暖了双眸，也温暖了心灵的每一个角落，提醒我即便在万物凋零的冬天，生命亦能以顽强坚韧之姿，绽放出璀璨的光芒。

清晨，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轻纱，轻轻唤醒这片银装素裹的大地。霜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，犹如万千星辰在寒风中翩翩起舞。徜徉山间柿林小径，脚下是皑皑霜白，眼前是彤彤柿红。我环顾四周，草木、屋檐、田野，皆被霜花轻轻覆盖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。霜白与柿红交织，宛如天地间一曲悠扬的乐章，抒发着自然与时间的深情。

午后，阳光透过柿树枝叶的缝隙，洒落一地斑驳光影。我脚下踩着片片落叶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，仿佛在述说着秋与冬的故事。一位老人悠然自得地坐在柿子树下，眼中满含慈爱与满足，静静地注视着络绎不绝的游客。这些远道而来的

游人，目标正是这柿林美景，他们或驻足留影，或欢声笑语，或深情凝望……

夕阳西下，漫山遍野的柿子，如同被落日余晖点燃的一个个小灯笼，映照着温馨和美的村庄。老奶奶坐在家门前那棵历经风霜的柿子树下，轻声说道：“青柿初红味酸涩，经霜历冻变甘甜。”这话语勾起我童年的回忆。小时候，每到柿子快熟之际，我和小伙伴都会迫不及待地爬上树，摘下青柿子，或浸于水田，或埋于溪沙，数日之后，那柿子便变得又脆又甜。但我更加偏爱霜后的柿子，红艳艳的外皮包裹着软糯香甜的果肉，每一口都充满着幸福的味道。

“岁华尽摇落，芳意竟何成。”这句古诗可以看作对柿子一生的诠释。从春的萌芽到夏的繁茂，再到秋的成熟，最终在冬的门槛上绽放出最璀璨的光彩。柿子以其独特的生命轨迹，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的力量与生命的伟大。每一颗红彤彤的柿子，都承载着岁月的积淀，讲述着生命的故事。

霜白柿红，冬之伊始。行走在这样

的季节里，思绪得以飞扬，心灵得以净化。霜白柿红，让我在岁月的流转中学会珍惜，学会在逆境中寻觅希望、于寒冷中感受温暖。霜白柿红，不仅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、一种生命的哲学。

(据《中国文化报》)



云雾深处

微雨，山中，独行。这个时候，更多人会选择待在室内，围炉煮茶，谈笑风生。虽自诩山门常客，得近水楼台之宜，闲暇时信步其间，乐在其中；但今日兴致所至是山巅那些云雾。

南方的山就是这样，每遇阴雨天，龙蛇盘息，吞吐乾坤，时常造就出如梦如幻的景致，滋养了儿时乃至成年以后无数天马行空的梦想。真正身临其境，方觉灵逸之外更多了几分莫可名状的神秘。秉持“来之则安”的原则，一面臆想着这样的情景里会邂逅何种意外，一面在由来已久的好奇心驱使下，沿步道开始拾级而上。

细雨绵绵，悄无声息，衬得偌大的山间空寂万分，甚至连平素流连于树梢枝头的鸟雀噤鸣此时也消失了，静得几乎只能听见自己的鼻息和心跳声。两侧山林并未因为季节转换而萧索，依旧浓密斑斓。一口气行至半山腰，在一块镌字巨石前停下略作歇息，俯瞰来时的方向，竟已行至这般高度。向上仰望，云雾依旧在山头缓缓幻化着形状，似诱惑，又似威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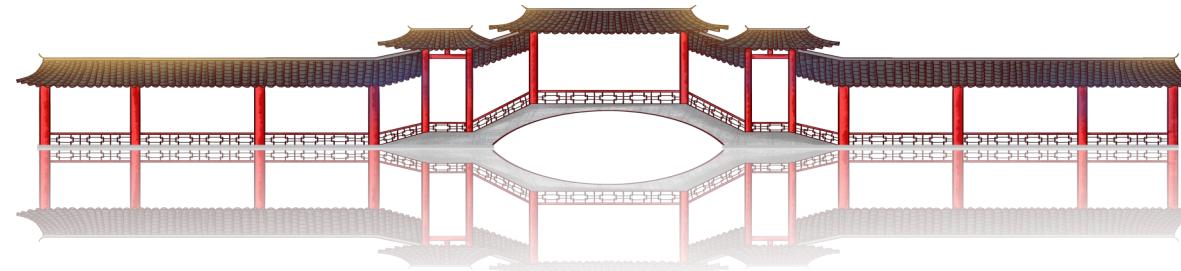
来路已渐模糊，前方依然朦胧。后退是不可能的，退，则身安而心不安，那片云雾也将继续笼罩在心中，无以自解。只待脚力恢复，打起精神，复又继续上行。

山路渐趋陡峻，走起来明显费力许多。山上的水气较山下更为浓重，两侧草木宛若刚被人濯洗过，泛着新鲜的青绿，一滴滴水珠清晰可见，小径上的青石板也在水气的浸润下变得近乎油光可鉴，愈加湿滑难行，稍不留神即有失足崴脚之虞。我不敢再多做胡思乱想，唯有集中精力，小心前进。专注于脚下之后，竟又似乎轻快了不少。在与身后潮湿的足迹一番艰难斗争后，不知不觉间，终于眼前一亮，豁然开朗，只见山顶那座标志性的南天门石坊正默然矗立在眼前，仿佛早知我前来，特意在此等候多时。

人临峰顶，身入云端，眼前反倒不再迷惘。当我带着登顶之后的愉悦融入那片原本神秘的云雾，之前所有不切实际的想象早已随冽冽的山风消散殆尽，未知处的景致触手可及，比晴日里更为清秀静美。

云雾深处的世界，在山下永远也想象不出来。世间万事万物或多或少，与其脚踏实地，不如索性一探究竟，往往其义自见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

廊桥圩市

来到水茜镇，恰好碰到圩日，赶圩的人比平时要少得多。一大早，街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摊位。

水茜镇位于宁化县东北部。水茜溪穿过集镇，横跨于溪上的一座廊桥，把新街与老街连接起来。每逢圩日，廊桥也成了街市的一部分。

这座廊桥叫维藩桥，六墩五孔石拱廊桥，始建于明代。桥头飞檐翘角，桥长73.08米、宽5.83米。桥面由鹅卵石铺就，桥屋内有供休憩的长条木凳。桥中部设神龛，桥顶青瓦遮盖。造型古朴、美观、坚固，已成为水茜镇的地标性老建筑。

水茜镇多廊桥。水茜溪流经张坊、下洋、水茜、沿口等行政村，都建有廊桥。张坊桥也是一座老廊桥，始建于明末清初，为两墩三孔石拱廊桥。两个桥墩迎水面由巨大的条石垒砌成船形分水尖。上游不远处，在溪中竖立起两根间隔十几米的桅杆，发大水时起到阻拦并分解漂木的

作用，从而减轻对廊桥的冲击力。

在水茜赶圩，什么都可以不买，但一碗勺子粉是必须吃的。有的人来赶圩，纯粹是为了吃一碗勺子粉。

凤林就是店主，只见她亲自掌勺，旁边一年轻女子帮忙，那是她的媳妇。灶台上一口大锅，烧着高汤，热气腾腾。这勺子粉制作简便，抓少许备好的湿粉干放进漏勺，浸在高汤中烫熟，捞起，装碗，加入些许瘦猪肉，舀一勺高汤，再撒些葱花、生姜丝，两三分钟工夫，便端到了顾客面前。食材普通，烹调也不复杂，吃起来却是可口，水茜人都喜好这一口。一旦圩日与节日重逢，赶圩的人一多，便出现了排队等候的现象。据说，最长排到了二三十米远。

沿口村有个自然村叫新街塅，早年是货物集散地。当时，船只从宁化县城可以通达这里，在此卸货和装货的很多。房子靠溪依山而建，吊脚楼样式的，

既是住家，又是商铺，还是仓储。船是小船，一两吨重，一般由两个人撑船。更早以前，只有竹筏或木筏。从水茜镇到宁化县城，这一段溪流并不具备通航的优秀条件，只有在筑坝截流、抬高水位的前提下，才能保证船只顺利通行。人们在拦水坝留了个缺口，3米宽，便于船只通过。还有人做了纤夫，等在坝头，有船逆水而上时，一声召唤便跑来拉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公路开通，水路运输逐渐消失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一批莆田仙游来的移民陆续迁居这里，把地名改为“海丰村”。

水茜溪发源于建宁县闽江源。当年，水茜溪从水茜村流往紧邻的沿口村，沿岸将近千米都可以停泊船只。溪边长着一棵大树，只需把船绳往树头一绑，就可让船只停稳下来。这个长长的码头，便是闽江最远的码头。

(据《福建日报》)

第一金陵明秀山

陈后主曾命江总撰“摄山栖霞寺碑”碑文，并命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韦睿书写，可惜碑毁于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。如今我们看到的“江总碑”，是近年新刻的。栖霞山更有名的一块碑为唐高宗李治御制。明僧绍曾多次谢绝宋齐两朝的征召，拒不出山入仕，被后人尊称“明征君”。唐上元三年，唐高宗亲撰“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”碑文，高正臣书写；而碑阴的“栖霞”二字，传为李治亲笔。这块碑至今仍矗立着。

最爱栖霞山的皇帝，还得是乾隆。乾隆六下江南，五次驻跸栖霞山。为什么只有五次？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栖霞宫还没有建好。行宫建筑包括春雨山房、太古堂、武夷一曲精庐、话山亭、夕佳楼、石壁精舍、御花园等。乾隆曾给栖霞山的一些景点命名，比如今天一进栖霞山看到的景观“彩虹明镜”。乾隆在这里作诗一百一十九首，撰楹联、匾额五十多副，其中最有名的，就是那句“第一金陵明秀山”。

“一座栖霞山，半部金陵史。”栖霞山的美，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交融荟萃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南巡北还，渡江到此，留下了“始皇临江处”的遗迹。

明僧绍身后的儿子明仲章在栖霞山主持开凿了千佛岩。

石像依岩石高低而刻，线条刚健洗练，造型大巧若拙，被学界认为“上承云冈，下开龙门”，又被誉为“江南云冈”。

窟间各朝名人题刻数十款，以北宋题刻最多，最早为梁大通二年题刻。

如今走进栖霞山，一路拾级而上，山色苍翠，鸟鸣林幽，清泉淙淙，白石掩映，纱帽峰、品外泉、禹王碑、试茶亭等景点散隐于山中。天开岩形如被天神一刀劈开，留下的刀缝便是“一线天”，仅容一人穿过。叠浪岩是一片溶蚀的石灰岩，溶沟与石浪参差交错，景象奇妙。始皇临江处远眺，万峰一片云蒸霞蔚，水天一色尽收眼底。

“春牛首，秋栖霞”，至迟从明代起，秋日登栖霞山赏红叶成为一种风尚，故又有“北香山，南栖霞”之说。

栖霞山的美历经了千年时光的沉淀。走过陶弘景、李时珍踏过的路，看着王安石、孔尚任吟咏过的风景，品着陆羽采过的茶，禁不住想，我们又能给栖霞山留下点什么呢？也许是栖霞古镇吧。秦始皇曾在栖霞山一带设江乘县，近年来南京市对古镇恢复旧观，修旧如旧。如今来栖霞山，除了登高望远、赏枫品茗，还能在山麓的栖霞古镇欣赏非遗、看民俗表演、品金陵美食。

(据《文摘报》)

翡翠之海

在漳浦六鳌，有一片温柔而澄澈的海叫翡翠湾。走近这片海，只见海沙细膩，海水清澈，海浪温柔。天空如一块无垠的蓝色绸缎，从遥远的天际铺展到眼前。云是被随意撒落的轻丝，轻薄得眨眼间就会被风儿吹散，却又实实在在地提醒你一个湛蓝的背景。天的蓝与海的蓝在遥远的海平线处交融，分不清哪里是天的尽头，哪里是海的开始。

走在海边的沙滩，感受白沙的细腻，宛如孩童学步般认真对待每次抬脚落地的感觉，颗粒刺激着脚底的肌肤，但又温柔地将之包裹，在介乎坚硬与绵柔的触感里，人的注意都转移到了脚下。倘若俯身观察，便会发现每一粒沙都是大自然雕琢的微小宝石，闪着金色光芒，仿佛蕴含着太阳的光辉。海边拾

贝是沙滩行旅中不可缺少的，贝和螺是地球上最精巧的建筑师，它们用一生的时间建造了一个躯壳，细腻美丽的纹路和斑斓的色彩里，述说着一个个弱小但又顽强的生命群体。当一只贝浮到沙滩上，辗转到了人的手中，势必经历无数次海水的冲荡和细沙的磨砺，变得洁白如玉。有的贝壳小巧玲珑，如同精致的耳环；有的大而宽厚，像掀起海浪的扇子，哪怕破碎，也都记录着大海的故事。

令人心醉神迷的还是大海。海浪是海的心跳，它们一波又一波地涌来，最初只是一条细细的白线，如同流星划过的痕迹。这条白线以一种优雅而迅猛的姿态向岸边推进，随着距离的拉近逐渐升高，形成一堵水墙，白色的泡沫

在浪尖上飞溅，雪花般落在沙滩上，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在礁石散落的地方，还会教你体会“惊涛拍岸”的魄力，海水撞击，犹如千军万马而来，声势震天，转而又如退兵而去，簌簌有声。这般地来回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，礁石的嶙峋里有了海的圆润，黢黑得犹如一只只眼睛，默默地注视着大海的潮起潮落。

听潮还得在夜里，大海还没有陷入沉睡。朦胧幽暗的冷色调里，白日里的观感渐渐退却，而听觉更敏感了。闭上眼，一种绵密细密的水声从远处传来，到近在咫尺，逐渐真切清晰，不同频率的声响交织弥散，冲刷着听者的耳膜。

古人常用“听涛”一词表达心境和志趣，而“涛”却又不止于海浪，还有“松涛”与“林涛”，只是树叶的交叠密响，远不及

(据《福建日报》)

秋冬交替，读苏轼的词《木兰花令·次欧公西湖韵》，是件应景的事。词中写道：“霜余已失长淮阔。空听潺潺清咽。佳人犹唱醉翁词，四十三年如电抹。草头秋露流珠滑。三五盈盈还二八。与余同是识翁人，惟有西湖波底月。”

草头秋露，霜天长阔，清冷月光，流水潺潺。尚沉浸在静美的秋之味中，冬已迫不及待敲开人间的大门了。恍惚间，秋与冬的距离只隔着一首词。

天冷了。

又下了点小雨，清晨的世界蒙蒙的。风也来凑热闹，摇得树枝啦啦唱，却似昨日清脆婉转了。

叶子落了。

范成大的诗句讲“一笑流光飞电抹”，光阴的迅疾就在一个浅浅浮起的微笑间，可不就是如此吗？

昨天我们还在说，苏轼的词好，还找出了欧阳修的《木兰花》读，想再找一些写秋天的古诗文，好好欣赏一下古人经历的秋天，听听古人在秋天的心事和思索。而清晨一起来，人间仿佛冷得一下子就步入冬天了。

每天早上到厨房做饭，都会透过窗户遥望一下对面的园子，明明上周青绿着，再看已是黄黄红红一片。过了两天，又是一番风景了，抖去一身华美，像古人的水墨画简素静谧。

杨树叶落了，柿子树叶落了，槐树叶落了，银杏叶落了……像一只只蝶，黄的、红的、灰的、青的，在空中翻飞，落在房檐上，落在青砖墙上，落在行人的肩上，落在木篱笆上，落在沥青路面上。木篱笆里种着月季。月季是很勤快的植物，总觉得一年到头在开花似的。一两朵鹅黄，两三朵月白，四五朵粉红，玫瑰红得最多，一大片。而此时，它们还保持着凌寒而绽的风骨，在雨丝和落叶间安安然然的。敬佩之余，倒让人想问一声，讨教一二心得，如何在寒冷的季节里宁静盛开，不缩肩弓背，而是昂首挺胸地迎寒向前呢？

路面上的落叶拢起了数堆。那是清洁工忙碌一早上的成果。这是一位勤快的劳动者，即使头顶着细密的雨珠，他还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雨珠落在他花白的发上，远远看去，愈发显得白发多，黑发少。他讲起自己三十四岁来这里清扫街道，可一晃眼，人就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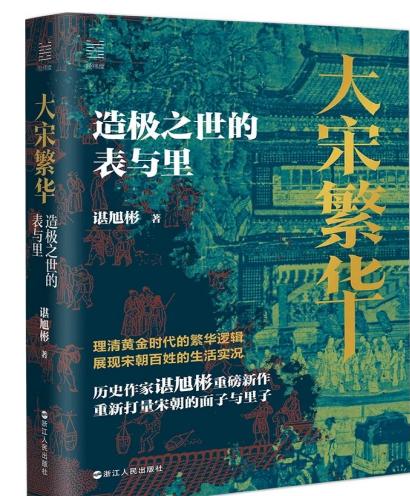
长扫把经过路面，沙拉沙拉扫着落叶，像调得很规整的一种韵律，其实是无意识的，自成曲调，萧瑟流年里的铿锵旋律。

骑电动车的年轻人呼啸着从身旁过，他歌唱着，好冷呀！语调却是快乐的。仿佛歌唱出来，就把寒冷唱走似的。也许吧。

所有的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那么眼前这个日子，咱得把它过好，让每一秒都值得回味，让每一秒都闪着光泽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《大宋繁华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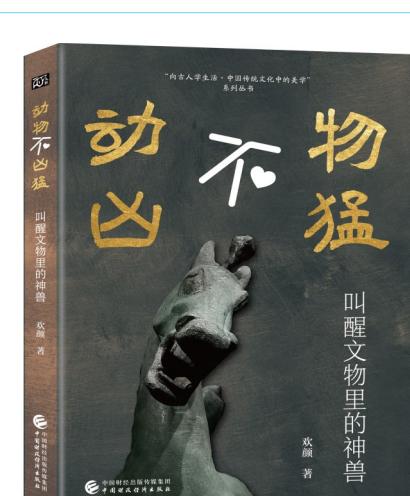


作者：谌旭彬

出版社：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版

这是一本解读两宋繁华的书，聚焦无法在历史中出声的底层群体，呈现他们真实而又残酷的生存状态，揭露了两宋“以九千万贫弱者，供养一千万食税群体”的“繁华”本质，颠覆了其所谓古典中国黄金时代的形象，对全面理解两宋的王朝体制富有启迪意义。

《动物不凶猛》



作者：欢颜

出版社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·大观 2024年版

本书用学术的态度，看真实的文物，写通俗的文字，讲有趣的故事，学硬核的知识，品世间的道理。书中每件文物上的动物，都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，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。顺着这些足迹，探寻历史留下的细碎线索，慢慢剥开尘网，揭开一个又一个谜题。